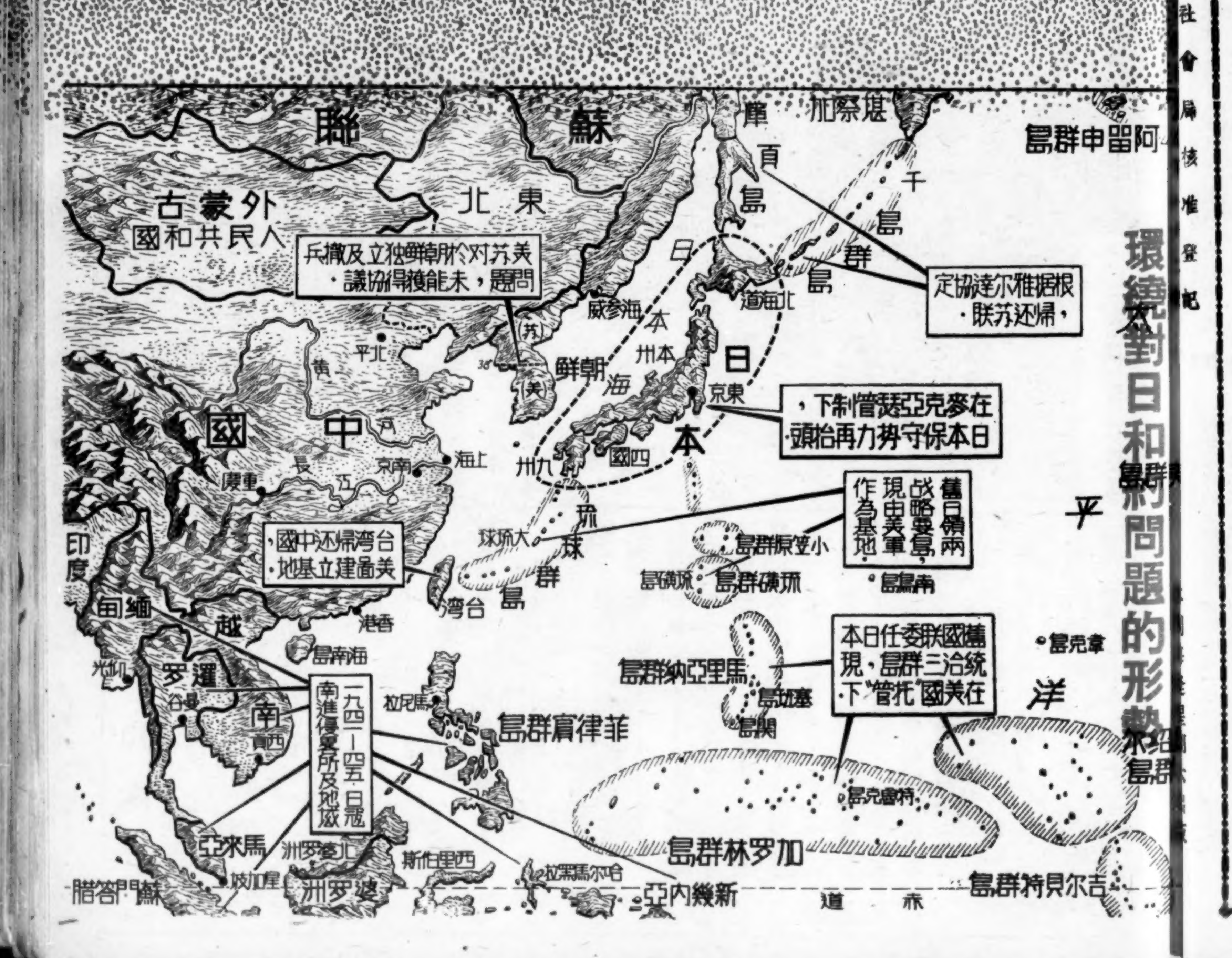
際 政治 經濟 文化 綜合刊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三期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十七日出版

中宣部登記證京字第四五七號 上海市社會局核准登記



日本：舊威脅的新姿態

在盟國準備擬訂對日和約的中間，日本保守勢力與經濟力量的抬頭，已經把舊日侵略的威脅，重復提出在遠東各國人民的面前了。本頁各圖顯示着最近日本的動態。

（上）戰犯並不悔悟

田中（右）與東條（左）在審判戰犯的法庭中，不承認侵略的錯誤。



（左）空言土地改革

貧苦的農民，依然沒有土地。



（右）眞威脅：

大量的工業品，準備輸出。

（左）假民主：

天皇雖然出現在人民的面前，他依然是神聖的。



（上）日本的紡織業已經恢復了戰前的生產力。美國供給日本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三期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十七日出版

編輯者　世界知識編輯部

發行人　王德鵬

發行所　世界知識社
上海（〇）河南中路八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九三四二

印刷所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目錄—

零售：每冊法幣一萬元

預定三月共十二期計：
平寄：十萬元
掛號：十三萬五千元
航平：十五萬元
航掛：十九萬元

·郵費漲價另函通知·國內外各大書店均售·

寄託於和約的早日完成。美國在今後十五個月中間，撥欵六十八億作爲援歐之用

則一面扶植日本的保守勢力，。他要求，援助必須「迅速」，有「適當的數目」

瞭望臺

從西方到東方

一九四八年已經過去了半個多月。春雲初展，這新來的一年中的世界政治，我們已看出怎樣的動向呢？

自從外長會議破裂以來，世界兩大陣營的劃分，益加來得顯明了。美國政府把一切希望寄託在馬歇爾計劃的實行，企圖把西歐更拉向後轉。爲了支撑希臘政府搖搖欲墜的局面，它甚至不惜增派艦隊到地中海，對雅典政府實行軍事援助了。一九四八年金元外交的展開，將給世界政治增添許多火藥氣，這是可以料想到的。

就西歐國家而言，英國將完全跟着美國走。不但如此，工黨政府還企圖拉着西歐各國的社會民主黨一同向右轉。國際社會黨人在倫敦舉行的大會，目的是爲了這。然而，那結果，除了造成社會黨與國際職工運動內部的分裂以外，對於工黨本身和英國的安全，也將發生不利的影響。一九四八年將是西歐政治上動盪不定的一年，也是可以斷定的。

同時，在美英策動之下，撇開蘇聯而單獨對德日簽訂和約的計劃，將成爲一九四八年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在德國，英美佔領區已實行合併，籌組共同的政府了。對於日本，早日簽訂和約的運動，正在有力的策動之下。日本的保守勢力把一切希望寄託於和約的早日完成。美國則一面扶植日本的保守勢力，一面幫助恢復它的工業力量，企圖把它作爲遠東方面反蘇聯的前衛。中國在對日和約的問題上，能否堅持一貫不變的立場，在一九四八年中也將受到最大的考驗。

最後，在國際局勢發展由西方轉向東方的中間，遠東殖民地上的民族運動，在一九四八年中也將受到更大的注意。由於國際間兩大陣營對立的尖銳化，帝國主義者策動反對殖民地民族運動的陰謀，也會更猛烈起來了。越南的廢帝保大在他人牽線之下，在準備復辟了；荷蘭對於印尼共和國的壓力，也在增長之中。同時，印度和緬甸雖然被稱爲「獨立」了，而內部的糾紛，還是在繼續發展。亞洲的弱小民族在一九四八年中怎樣能衝破國際間的陰謀和逆流，保持和發展它們民族運動中既得的成果，也將受到一個重要的考驗。

馬歇爾計劃的重重難關

一九四八年初國際間的第一件大事，是一月六日美國國會開幕，杜魯門總統提出了他每年一度的咨文。這一咨文中所提出的三大項目，是援外（即馬歇爾計劃）、捐稅和防止通貨膨脹所引起的高物價。十二日，杜魯門再向國會提出了一九四九年度的預算咨文，爲了應付通貨膨脹和馬歇爾計劃，他提出了一個三九、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大預算，比原來預計的支出增加了二十億元。

在八日和十二日，馬歇爾自己出席參衆兩院的外交委員會，提出了他的援歐計劃的報告，他要求在今後十五個月中間，撥款六十八億作爲援歐之用。他要求，援助必須「迅速」，有「適當的數目」，不受國會大量的削減和修正，而且這計劃必須由國務院負責執行。

不管美國把「反蘇」和「反共」的調子唱得怎樣高，杜魯門的預算和馬歇爾的援歐數目，却還是受到了共和黨的種種反對。共和黨人指摘這樣的大預算是一種「浪費」，范登堡認爲馬歇爾的援歐數目，可能修改。除了預算中所要求一百十億元的國防費得到共和黨的贊同以外，共和黨對於杜魯門的預算咨文，加以非常猛烈的攻擊。

這種反對，當然是含有政黨鬥爭的作用在內的。共和黨控制下的國會，在今年的選舉年中，當然要利用預算問題，給民主黨的執政者以種種留難。同時，代表金融寡頭的共和黨議員，準備在預算問



母　愛　？

題上，和杜魯門進行討價還價，以達到減低大資產者所得稅的目的。

至於馬歇爾計劃所要求的數目，共和黨同樣給與留難，為的是共和黨人企圖和民主黨爭取這一筆援外款的控制權。馬歇爾主張這一計劃必須由國務院，也即是他本人負責；共和黨則主張另設機構，另行物色人選，來加以掌管。這是馬歇爾計劃未出美國大門以前所遭遇的困難。

事實上，六十八億元的援外款項，確實也不算小數的。為了舒展金元外交，美國已不能不下着這樣大的賭注了。商務部長哈里曼說：「我們必須坦白地面對歐洲復興計劃將會增加我們控制通貨膨脹的困難的事實。這一個方案的代價，必然是昂貴的。」一月十二日聯合社紐約電，說一九四七年的美國物價，已經太高，而在一九四八年中，還要增高；目前美國消費者的金元，只能買到一九三五——三九年間的一半貨物了。

馬歇爾計劃所代表的經濟擴張主義，是為了避免美國的經濟恐慌的；但在這一計劃實行的中間，就已包含了加深美國經濟恐慌的因子。

歐洲的鴻溝更加深了

不過，就美國在歐洲的幾個「窮親戚」看來，馬歇爾計劃所標出的數字，還是值得羨慕的。首先是英國，工黨政府已經急不及待地準備投入美國的懷抱了。英國在今年的收支還缺少三億英鎊的美元，貝文外相認為「除了犧牲對俄國的友誼而和美國建立更緊密的關係以外，別無他法。」

早在一月三日，艾德禮首相發表了一篇反蘇聯的演說。八日，貝文外相向內閣提出對全世界外交政策的修正計劃，在對德、對希臘、對中東、對遠東等等方面，英國的外交將一切聽命於美國。跟着，副首相摩里遜也發表了一篇反蘇聯的演說。工黨政府已成為反蘇大合唱中的「最高音」了。

同時，在一月十日，西歐社會黨的國際委員會在倫敦舉行了一次大會。這會議是在英法策動之下舉行的。恢復第二國際，在今天顯然不可能，這些社會黨人從英法得到的指示，是要他們接受馬歇爾的方案。



水晶球前的驢和象

法國的社會黨人也許沒有英國工黨的積極。萊翁勃倫發起成立了一個「中間性政團」，介乎極右翼的戴高樂和左翼的共產黨之間。然而，這一中間路線的姿態，事實上只是想拉着法國的中間政黨向右轉。為了這樣，社會黨的左翼已宣佈脫離萊翁勃倫，另組「民主統一的社會運動黨」了。

這樣，歐洲的鴻溝更加深了。西歐的中間偏右份子在加速投向美國的旗子下。東歐國家則在新民主的道路上邁進。一月八日，南斯拉夫內閣改組，集中力量於經濟建設。九日，羅馬尼亞成立了政治上的新體制，由五人組織的最高主席團接收了國王的權力。十日，保加利亞宣佈全部工業收歸國營。十一日，蘇聯完成了戰後第一次的選舉。

同時，在歐洲兩大陣營這樣顯明分野之下，希臘的局勢益加岌岌乎不可終日了。由於希臘的游擊軍成立了民主政府，美國一面警告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不能加以承認，一面急忙增加對於雅典政府的軍事援助。在不到一年中間，杜魯門主義在希臘的應用，已經從金元外交變為軍事干涉了。在歐洲這危險的一角上，強權政治已帶着濃厚的火藥氣了。

對日和約的嚴重考驗

回頭到東方，我們必須指出，對日和約在當前的國際政治中，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極重要的問題了。在這一問題上，關繫着今後遠東的和平，以及中國外交上的獨立自主的立場。

關於對日和約的準備，美英兩國的立場，主張由遠東委員會的十一個國家參加，而任何國家不能保有否決權；蘇聯主張由外長會議的中、美、英、蘇四強，擬訂和約，而且都保有否決權；中國提出折衷方案，贊同由遠東委員會的十一國參加和會，而由中、美、英、蘇四強保有否決權。在遠東委員會一點上，中國和美英一致；在否決權一點上，中蘇兩國一致。而在這中間，否決權的保留與否，最關重要，中國在這一點上，是不能有絲毫讓步的。

·早在一月三日，艾德禮首相發表了一篇反蘇聯的演說。八日，貝文外相向內閣提出對全世界外交政策的修正計劃，在對德、對希臘、對中東、對遠

翁勃倫發起成立了一個中……翼的戴高樂和左翼的共產黨之間。然而，這一中間路線的姿態，事實上只是想拉着法國的中間政黨向

蘇兩國一致。而在這中間，否決權的……關重要，中國在這一點上，是不能有絲毫讓步的。

在最近的發展中間，有兩點極可注意。一是英國為了在外交上追隨美國，力求早日簽訂對日和約，甚至指責中國不應堅持保持否決權，因此妨礙了麥克阿瑟的「積極政策」。又一是國際間的策動，希望中國放棄中蘇條約中的第二條，即中蘇兩國不能單獨對日簽訂和約。但在事實上，中國的立場是不能絲毫變更的，即：否決權決不能放棄，而中、美、英、蘇必須共同簽訂對日和約，缺一不可。

日本問題已經成為戰後中國外交上一個最大的問題了。從最近東京戰犯審判中東條的供詞看來，可知日本雖然戰敗，卻毫沒有悔禍之意。從一九四八年開始，日本要建立重工業了。一月五日開始，美日之間的國際電話已經開始了。九日，日本內閣決定四大財閥銀行，都不解散。美國的財團已經貸給日本六千萬美元，幫助日本發展紡織業。

美國陸軍部長洛雅爾在一月六日表示：「美國陸軍的第一個問題，是增加日本的生產力。——日本的生產力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已比一九三〇——三四年的水準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已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了。」



美國的月亮並不好

這是戰敗了的日本在麥帥「管制」下的眞相。中國已面對着一個最嚴重的考驗。在對日和約中，中國的立場不能再退讓分毫了。

「危機來自東方」？

美國名記者勞登巴哈最近出版的一本書，名為「危機來自東方」。從今天日本以及東南亞各處的情勢看，這眞是一個及時的警告。

不但日本的保守勢力是在這樣被扶植起來，東南亞洲許多殖民地上的保守勢力，都是在這樣被扶植、被利用着。越南廢王保大從香港到了歐洲，已經和法國進行談判；他一面表示不願做法方的傀儡，另一方面卻反對胡志明總統，而且表示願意回越南，而保持越南在法帝國聯邦之內。越南人民用流血爭得來的獨立，顯然又要在國際的逆流中被陰謀破壞了。

同樣的，在印尼，一面在聯合國的斡旋下，荷印雙方進行談判，另方面，荷蘭宣佈印尼聯邦政府成立，包括了大批非印尼共和政府的份子。

在國際帝國主義的策動下，舊日的殖民地宗主國正在企圖恢復其原來的統治。然而，這只有造成東方更多的流血與革命。歷史的車輪是無法倒退回去的。「危機來自東方」，東方人民應該起來撲滅這醞釀中的危機。

美援，美援……

在中國，新年以來出現於報端最多的字眼，還是美援，美援——。不少人盼待着杜魯門的國會咨文，認為他在這次國會開會中，必然會提出援華的數字。但在事實上，杜魯門在咨文中只把「援華」問題，簡單提到一下而已。美援，美援，似乎成為一種可望而不可接的東西。

代表美國極右翼的衆議員裘德在一月七日的紐約空中辯論會中，大叫「中國現在的局勢已是衆所共知的惡劣」，要求立刻大量援華。但是，著名的遠東問題專家拉鐵摩爾在辯論中卻說：「我們如果要拿現在中國的政府來阻止蘇聯，那是一種最無效率、耗費最大的工具。」（一月八日大公報）這可以代表最近美國極右派與自由主義者對於中國問題的不同看法。

不過，我們如果認為美國不會「援華」，或者不在幫助中國政府，是不對的。在一方面，馬歇爾的等待貝祖詒與俞大維前去美國，商談貸款和技術援助，可見在援歐計劃之外，美國政府對於中國內戰的擴大，並沒有減少其注意，而且它正像對於希臘一樣，是準備着用金元和技術，隨時來救急的。

不僅如此，而且美國對於中國的軍事佈置，顯然也在着着進行之中。在台灣與華南，美國軍事訓練中國軍隊的計劃，早已在進行。而美國海軍少將塞勃的奉命來華，担任海軍顧問，更是大可注意的事。就當前美國的世界政策說來，金元外交與軍事部署是同時並進的。在西歐，它企圖使用大量的金元，把英法的右傾勢力拉住；在東方，它旣不顧「浪費」金元，就着眼於戰略基地的佈置。在世亂滔滔之中，美援的表現是如此，我們不能不加以深刻的認識的。

一月十五日

可以單獨對日媾和嗎？

李純青

對日和會已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美英集團可能把蘇聯除外，單獨對日媾和。事情在醞釀、發展。據說，主要原因爲最近倫敦四國外長會議失敗，給美國重新檢討並改變對日政策的基礎。而英國，則追隨美國政策。美英集團對日態度一致，單獨媾和的暗潮洶湧，我們不能忽視這當前的重大陰謀。

三種建議，半年擱淺

早在去年三月初旬，麥帥就公開說了：「對日和會將在六個月至十八個月召開。」果然，根據麥帥報告美國政府遂於七月十六日發出請柬邀約遠東十國於八月十九日到華盛頓開對日和會預備會議。由三月到七月這期間，美國研究了和會初步會議的形式，即七月十六日公表的提議十一國會議三分之二表決制。爲什麼要這樣提議呢？因爲：（一）美國想把持整個對日和會，以有把握的三分之二票數操縱一切。（二）取消四強否決權。避免蘇聯或中國因反對美國對日寬大媾和而致和約流產。美國的基本態度，是要扶植日本，利用它反蘇及鎭壓遠東革命，使日本成爲美國遠東的看家狗。因其企圖締結的和約內容如此，所以美國非把中蘇的否決權打掉不可。和會形式之爭持所以不讓，表面是形式問題，骨子裏完全是美英與中蘇對日基本政策的對立與矛盾。

可不是嗎？美國請柬發出以後僅隔五天，蘇聯便堅決的謝絕了。蘇聯提議由四國外長舉行特別會議。中國躊躇了一陣，最後原則上也決定要保持否決權。王外長世杰開罷聯合國大會歸來，去年十一月一日在南京招待記者，終於明朗說出了：「我提議得由十一國起草，不僅限於四國，但表決多數中須包括四強，有一國不贊成則不成立。」中國不但公開了這個折衷案，後來還催促美英蘇趕快對這折衷案提出答覆。中國正式向三國建議並請求答覆是十一月十七日發出的。十二月五日又一次催請答覆。

十二月三十日蘇聯對中國建議提出答覆，這答覆也就是蘇聯第二次建議，原則不變，內容略有伸縮，即：「依照對德和約的先例，遠東委會四强以外的其他小國可參加可能設立的各種委員會，及小組會議工作，情報磋商會議。」這個建議仍堅持四國外長會議，但對小國巳敷衍面子，讓他們參加對起草和約無表決權的小組會議了。今年一月五日，英國外交部發言人對蘇聯建議加以拒絕，不但重申十一國三分之二表決制，而且拉入了巴基斯坦和緬甸，暗示應舉行十三國會議。美國雖未再表示態度，大體與英國相同，並無變更。

如上所敍，美中蘇三種建議都被他國拒絕接受，一個否定一個，提案統歸於擱淺，蹉跎至今，五個多月過去了。

十一國會議無根據

先不說美英集團不可告人的祕密，論法理，十一國或十三國會議取消否決權都沒有根據。對日和會程序，戰時雖沒有協議，但歐洲和會已有先例，這先例是經過美英蘇三國同意公告在案而有拘束力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三日美蘇英波茨坦會議議定設立外長會議，其任務規定：「將爲受命義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及芬蘭草訂和平條約，而以此提交聯合國家，並就歐戰結束時未決的領土問題，建議解決方案，會議將負責準備德國的和平解決方案，由德國政府予以接受。」外長會議的任務爲解決東歐五國和約，而且解決了；對義和約也解決了。德國的和平方案，仍由外長會議討論。對東歐五國是和約，對德是和約，都由外長會議起草，別的聯合國家都沒有參加。順理成章的對日起草和約也應由外長會議討論，同是和約，不應打破成規，另起爐灶來一套十一國或十三國會議。

所謂十一國，其來源即遠東委員會，這個會也是根據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產生的。遠東委員會的任務規定是：（一）擬定日本履行投降條款下的任務所應遵循的政策、原則與標準。（二）考核盟國最高統帥所頒佈的指令，或盟國統帥有關該會職權範圍內的政治措施。（三）交議其他事項。——「委員會不得提出和進行軍事行動有關的或領土調整有關的建議。」看罷這些規定任務當明白該會性質乃在監督管制日本，它不能代替外長會議，更不是一個起草和約的機關。對日初步和會爲什麼要十一國參加呢？日本投降時在東京灣內米蘇里艦上的簽字國只有八國，盟國管制日本委員會的代表照外長會議決定只有七國，建議十一國舉行對日初步和會實在沒

有根據。大國把衛星國組織起來，聯合一致，而在表決上以衆暴寡，實不公道。英國還主張加入新國巴基斯坦與緬甸，變成十三國會議，照這標準，外蒙應該參加，蘇聯一國可分裂為十幾國，中國也可變三十五省為三十五國，為什麼不可以呢？

否決權不可放棄

由於抵抗以衆暴寡的表決，所以產生了否決權。在聯合國是這樣，雅爾達會議成立的「安全理事會關於程序事項的決定，須有理事國七國的贊成票，包括常任理事國之同意票在內。」外長會議也須得全體同意，議案才能成立。再說遠東委員會的表決程序，四強也有否決權，即：「委員會之決議，可無須全體一致通過，惟此項決議至少須得全體代表過半數的贊成，且贊成之代表中，須包括美國、英國、蘇聯及中國四個大國的代表。」根據法理，對日問題四大國有否決權。對日和約當然更應該有否決權。美英建議十一國或十三國開會而四強無否決權，中國或蘇聯一票對紐西蘭或巴基斯坦一票如何可以平等？姑不論對日關係及戰功，極現實的說，這十一國或十三國，沒有一個是中國或蘇聯可靠的與國。去年八月二十八日大英帝國集團在坎伯拉開會商量對日和會問題，澳洲、加拿大、紐西蘭和印度都參加，基本態度自然一致的商量好了。就是說，十一國中大英帝國集團有其五，若再讓巴基斯坦和緬甸參加，則十三國中英國集團有其七。猶憶對日作戰時，英國軍隊的無能與膽怯，一敗塗地；末期所謂東南亞總部，屯兵印度，逡巡不前；不知英國有何功何德何面目在對日和會佔一半票數。至於美國，一得英國集團的支持，二有菲律賓，就是荷蘭法國也會跟他走的。十一國中，英美集團佔其九；若十三國則佔其十一。三分之二多數表決制而無否決權，何必開會呢，就教英美起草對日和約公布一下好了。我們主張保留否決權，於情於理俱無不合。更不是排斥或輕蔑小國，今日遠東殖民地的解放獨立並未完全成功，印尼獨立在苦戰，越南革命受彈壓，他們都不得參加對日和會，只有名義獨立外交仍受覊絆的小國參加，我們當然不放心，當然要保留四強否決權。

單獨媾和違法

這樣僵局的打開，在美國，是計劃單獨對日媾和。單獨云云並不是美國一國的單獨，英國帶一羣小國，於已有利何樂不為，故所謂單獨即包括美英集團，再拉中國參加，實際是進行蘇聯除外的單獨媾和。這樣單獨對日媾和是合法的嗎？

是不合法的。一九四二年元旦二十六國反侵略共同宣言第二項：「每一政府承允與本宣言簽字國政府合作，並不與敵國締結單獨停戰協定或和約」。該宣言所稱敵國之所以沒有指明，因當時蘇聯尚未對日宣戰，實際「敵國」是包括日本的。雅爾達祕密協定議定：「蘇聯於德國投降後兩三個月及歐洲戰爭結束時，將協助盟國對日宣戰。」那是一九四五年二月的事。是年八月八日，蘇聯履行條約，對日宣戰。並參加中美英三國波茨坦宣言。此時，日本巳是聯合國的共同敵人，沒有例外。對共同敵人的日本，如何可以單獨媾和呢？單獨媾和不是背信棄義、毀壞盟約嗎？據說美國有一種新解釋，那是謊誕不經的解釋，即：「不單獨媾和是不單獨對軍國主義的日本媾和。現巳停戰多時，日本新憲法訂定剷除軍國主義，且為十一國所承認，單獨媾和有何不可？」問題是不論日本建設了什麼政府，在未訂立和約以前，它總是「敵國」，盟國宣言信誓旦旦，不得與「敵國」單獨締結停戰協定或和約。何況今日日本，軍國主義並未消除，還在潛滋暗長，遠東委員會承認日本憲法，白紙黑字的憲法寫着剷除軍國主義，事實是否剷除，自然要經過一番考察。承認憲法與承認剷除軍國主義，未可混為一談。再者，簽訂和約以後，盟國佔領軍就要撤退了，而據波茨坦宣言，撤退軍隊應在「上述目的（包括由第六點到第十一點）達到，並依據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傾向和平及負責的政府後。」照今日看，「上述目的」並未達到，「黷武主義」猶存，「製造戰爭的力量」並未毀滅，「戰犯」未辦，賠償問題尚未解決，侵略的「威權」（authority）天皇仍高高在上統治着日本，不論吉田或片山內閣，都不是日本人民自由意志所選擇的政府。就是根據波茨坦宣言，此時也不能單獨對日媾和。

中國不可背信

中國還多一項束縛。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第二條規定：「兩締約國約定非經相互同意，不得與現時日本政府及在日本所成立未經放棄一切侵略意圖的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權締結和約。」這裏的「當時政府」，自可解釋為作戰時的日本政府，到鈴木內閣為止。由東久邇內閣起，就是「其他政府」了。我們能說，東久邇、幣原、吉田及片山四代內閣，巳「放棄一切侵略意圖」了嗎？請注意「意圖」兩字。意圖包括潛在的復起侵略。換言之，不論中國怎樣參加單獨對日媾和，總與中蘇條約第二條牴觸。我們的外交要講信義，不能受這毀壞條約的汚名。

但是現在危險很大。美國正施展威迫利誘的手段，援華的交換條件，據倫敦方面猜測，就是中國放棄否決權，參加單獨對日媾和。泰晤士報甚至說，中國利用對日和約問題，在向美國敲竹槓。這話當然不可遽信，因為政府冉三申明，以蘇聯參加為前提，絕不放棄四強否決權。現在我們要注意的倒是蘇聯是否參加這個問題了。若中國贊成蘇聯除外，則是政府食言一半，另一半——否決權，縱令美國表面答應，只要彼此默契，中國不輕於使用，或竟全不否決，這否決權不就變成廢物了嗎？

危險呀，單獨媾和。不合法不公平的單獨媾和，將為遠東禍亂播種，我們及我們的子孫們，必身受其殃。為國家百年大計，為遠東永久和平，可以單獨對日媾和嗎？



歐洲的新局勢

貝遜



——兼論艾德禮、貝文、萊翁勃倫的中間化運動

一

一種嶄新的局勢巳經在世界上形成了。這是以美國爲首的新「主人種族」理想底實行家們，不斷進行暴戾的措置，向他們理想中的被奴役者進擊和壓抑的結果；這是全世界善良人民的力量巳日益壯大，同時明白覺察了「主人種族」不懷善意底壓抑，巳有更加明確的政治覺醒底結果。兩個陣營巳經形成。並且巳經展開了殘酷的鬥爭：一方面——企圖奴役他人的「主人種族」，另一方面——反抗奴役爭取自由與和平底善良人民。這種局勢在今日的歐洲顯得更加明朗了。當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給提出來，企圖把資本主義的歐洲完全放置在獨佔資本家的錢袋裏去的時候，歐洲被分成兩個：同時，在這個時期中，進步的政黨被從西歐兩個主要的國家（法義）政治舞台上排除出去了，這是嶄新局勢的開端，以美國爲首的獨佔資本集團以爲整個歐洲（至少從希臘到法義這個西歐和南歐）快可以馴馴服服的聽它命令了，日益逼近的經濟恐慌縱使不能避免，也可以找到補償了，不知道它却首先在替自己掘墳墓。新的局勢迫使歐洲的人民從根檢閱他們自己。當人民發覺他們對於嶄新的局面底變化，過去是認識得不够明白時，他們首先就重新鞏固了本身的力量和加强自己的精神武裝與相互之間的密切聯繫。在東歐，去年下半年把民主聯合陣線作了澈底的肅淸，內外獨佔資本的代理人及其政黨都給揭露了眞面目，由是鞏固了新民主政權和加强了新民主經濟措施。在西歐，進步的人民力量號召一切愛國份子團結在一起，以全力抵制侵略、反動和極權，保衛他們的國家在政治經濟上的獨立。經過一個短時期的檢閱和整理，東西兩個歐洲的人民終於攜起手來了；具體的表現就是去年九月底的華沙會議。在這之後，進步的人民羣衆，立即開始了攻勢的鬥爭。在法蘭西，巴黎公社的幾百萬子孫們，用一連兩月的罷工和示威，最初顯示了人民的力量；在義大利，燒炭黨底幾百萬後裔，以攻勢的行動，答復了新法西斯主義（Neo-fascism）的誕生。一九四七年最後一季在歐洲表現出來的經濟情勢，也使兩個陣營的鬥爭局面更加顯得明朗。一方面，蘇聯的經濟有了驚人的成就（不說別的，單是幣制改革與配給制度取消同時實行，巳爭資本主義世界的獨佔資本家集團爲之震驚。），東歐諸國的經濟穩定（七個新民主國家毫無例外地走上了經濟復興底途徑），和西歐諸國的經濟惡化，形成了强烈的對照。在英國，一次既非生產過剩，又非生產不足，而僅是爲英美獨佔資本底犧牲品的國際收支不平衡而起的經濟危機，使英國陷入經濟的死路，同時也使英國人民的憤慨日益高漲。在法國，通貨膨脹（去年年底的法郎發行額爲九二〇八億，比年頭增發一八七〇億）使國民經濟陷入悲慘的狀態，自然也一樣的使法國人民更加熱心爲生存與自由而鬥爭。在義大利，通貨膨脹和生產萎縮（巳跌至戰前水準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腐蝕了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人民也因此更加意識到祇有抗爭纔是出路。

抗爭！抗爭！洪流巳經不復能阻遏了；因爲在抗爭與死亡（或奴役）之間，人民毫無保留地選取了前一條路。

二

在鬥爭進行得明朗而且日益激烈的時候，一個新的幽靈出現了。這個幽靈是什麼？在英國，叫做「民主社會主義」，在法國，叫做「第三種勢力集團」，在義大利——還沒有稱呼，或者就稱它做「非共產黨的左派聯合」（Unity of Non-Communist Left——這是 Pace iardi 的話）罷，一句話：第三種人、第三方面、中間路線。

這是什麼路線呢？聽艾德禮說：

「英國也像西歐其他的國家，無論就地理上或經濟政治上來說，是位於美蘇兩制度之間的。我們的任務在創立一個進取性的新制度，一個以個人自由、計劃經濟、民主主義和社會公理融會而成的制度。……工黨政府所執行的民主社會主義，意欲建立一個使每一個人都能獲得良好生活的條件，不受政府或其他方面的壓迫。」（路透社倫敦三日電）

過了四天，萊翁勃倫把艾德禮捧了一陣，說「工黨政府依循着國際上第三種勢力的理想和制度」，當能和「美國的資本主義、擴張和不人道」以及「蘇聯共產主義的帝國主義與消滅人權」這兩種勢力作戰。同一天，英美在德佔領區的當局，建議給西德組織類似獨立政府的自治機構了——當然，這也是「第三種勢力」。再過四天（一月十一日），勃倫的所謂「第三種勢力」集團，也在法國「正式」成立了。

好一個「第三種勢力」集團！——艾德禮和勃倫的話語都很漂亮，而且似乎頗打動非紅非白的人們底幻想。不是在講自由麼？不是在講計劃經濟麼？不是在講良好生活麼？不是在「抨擊」美國麼？

當艾德禮、勃倫之流的甘草之言還縷縷不絕的時候——貝文却老老實實在人民的面前給拆穿了。美國的合衆社對貝文在八日向工黨內閣提出英國外交政策修正計劃時，竟然這樣寫道：「這個計劃，如被正式通過，即係工黨政府完全放棄在美蘇之間維持調解均衡，完全走向支持美國政策之謂。」何以見得？祇消舉出對希臘政策就夠了。據同社的報道：「英國爲維持希臘政府防止共產黨的壓力，和『解放』希臘起見，將與美國密切聯繫，以便希臘政府更能代表整個希臘人民，英國在必要時，可能增援它在希臘尚未撤退的五千駐軍，雖引起工黨左派的激烈反對，亦所不惜。」這就是艾德禮所執行的「民主社會主義」。至於英國人民的「良好生活」，凡是讀報的人，都會知道，不必再在這裏詮釋了。

至於萊翁勃倫——這一位社會民主黨右翼的國際領袖，如果讀者不健忘，和美國訂立了賣身契的美法金融協定的，可不正是他麼？因此，勃倫以抨擊美國的「第三種人」底姿態出現，給我們引起的不是驚訝，却無寧是一種更深的了解。彷彿可以嘆一口氣說，「原來如此！」一九四六年八月，這位第三種人不是寫過，美國的獨佔資本對於歐洲的經濟生活並無任何危險麼？他不是說過，要採取一個「由美國主動的國際經濟組織的計劃」麼？這一年年底，他竟主張歐洲各國取消關稅壁壘，美其名曰「建立國際社會主義體制」，其實可不是爲了美貨可以源源而來麼？（見一九四六年十月卅一日及十一月一日的 Populaire）。去年四月，他不是曾經發誓指證華盛頓正在執行一種和平政策，讚揚美國爲「和平的帝國主義者」麼？（四七年四月廿三日同報）。一個月之後，他又提出了「和平的租借法案」（五月廿五日同報），好像替馬歇爾計劃（六月五日）開闢了道路。所有這些，都不過是第三種勢力的勃倫所走過的道路底一些足印。那麼，這條路是什麼路呢？通往那裏去呢——到「民主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去，還是通到華盛頓去呢？答案就不說出來也是瞭如指掌的。

可以指出：在今日的歐洲所提出的第三種勢力集團，它的作用就是在人民的鬥爭進行到白熱化的時候，所有反動的招牌一碰上人民的烈火就會化灰，不得不趁勢積聚以社會民主黨右翼份子爲主的所謂中間份子，躲在漂亮的語詞和面具後面，進行分化人民，欺騙和爭取落後份子的工作。這工作爲了不是別的目的，而是爲着舖平一條從華盛頓到西歐去的通路。

三

「第三種勢力」運動剛剛在歐洲抬頭。儘管艾德禮、貝文、許曼、勃倫、喀斯貝里、蘇福里斯（他也是第三方面呢！）的政府所作所爲，已經完全暴露了他們所追求的是什麼，但是這一運動看情形還要發展下去，工黨邀請西歐社會黨右翼份子去倫敦開會，也將是這一運動的繼續；甚至我在上面提到過的西德政府，可能也以第三種力量的姿態出現的。或許這一運動將蔓延到現在還不會叫喊出這口號來的，而爲僞善者統治着的歐洲諸國。總之，這一運動是一種烟幕——讓落後的羣衆墜進去，如入五里雲霧，是一種化裝——讓人民看不見他們的真臉相；是一種封面——裏面包裹着華盛頓的命令。面對着這樣的局勢，歐洲的羣衆是不會採取妥協態度的。戰線越加明朗的時候，就沒有妥協可言；何況他們覺悟到過去把自己的力量看得太低，那是一種錯誤了。

法國社會黨本身提出了例證。勃倫話猶未了，左派社會黨員就已於一月九日組成了「民主統一社會運動」，主張與法共合作了。在英法義的社會黨中，義大利早已有南尼的強大的左派與義共始終團結在一起；在法國現在又有左派脫離右傾的社會黨參加人民的行列。誰能夠確信工黨不會分裂呢？民主的統一戰線，將在西歐諸國加強擴大和鞏固，這是對第三種勢力運動的堅決底反擊。

厚紙包不住火。漂亮的空言掩不住經濟的危機。在危機的深化當中，任何一個稍有常識的人，也可以預見比去年第四季更廣大和更深入的羣衆運動，將在這些地區展開。任何形式的「中間」主義，都阻壓不止、欺騙不了的了。

一九四八，一，十二。

驢和象的競走

——兼述美國第三黨運動

楊重光



一

一九四八年在美國政治日曆上是一個熱鬧的年頭兒。四年一度的也即是第二次大戰後第一次的大選，要在這一年中展開了，在這次大選中，執政十六年的民主黨將與共和黨一比雌雄，以決定誰當白宮未來的主人；同時，兩年一度的國會議員選舉也將舉行(全體衆議員四百三十五席，三分之一參議員三十二席)，三十位以上的州長、法院推事以至各地市長等也都要大批更動。這一競選運動，正如火似荼地成了今天美國人日常生活的話題，好比是大規模的足球賽，也好比是喬路易的拳擊戰引起了熱狂一樣。

打開近來美國的報紙，左一篇紐約州長杜威的談話，右一篇史塔森的訪問記，像煞他們都各有各的主張，要準備大展宏圖似的。在議會內外，共和黨的裘德杜威等大呼援華，彷彿這個民主黨的總統援華還不夠起勁；對於援歐問題，杜魯門馬歇爾等一再呼籲，塔虎脫等一再表示錢不能化得太多；杜魯門來了一個阻止通貨膨脹的計畫，共和黨却來了一個減稅案。凡此種種，似乎都表示着民主共和兩黨打擊彼此的聲望，玩弄着競選的政治皮球。但如其我們看了這些五色繽紛的表現，就因此把民主共和兩黨看成了兩個政策相反的政黨，那可就大上了當。事實上，這形式上的兩個政黨並不能反映社會不同的利益。他們的所以各樹一幟，其實正是特權階級玩的花樣。共和黨也好，民主黨也好，他們其實都是受着背後同一的企業集團支配的。看萬花筒般的美國政治舞台猶如逛大觀園，有美有醜，有「積世老婆婆」的賈太君，有一本正經的賈政，但歸根結蒂，只落得焦大的一句慨嘆：「大觀園裏，只有門口的一對石獅子纔是清白的。」這幾句話，用來形容美國的政治甚爲恰當，然而作爲美國石獅子的美國清白的人民，今天却不復是瞪眼不動，而已在開始醒覺之中了。

一句話，美國的這種競選，表面上看來似乎「民主」得很，實際上卻不過是一種民主的裝飾，是欺騙人民的把戲，與改進美國絕大多數的人民利益是沒有多大關係的。今天的美國，政權既完全操在大資本家的手裏，如果政權的本質沒有改變，那麼選舉至多不過是人和派別關係的轉移而已。

二

讓我們追溯一下戰後兩年多來美國的內外政策吧：在外交上，所謂兩黨外交（Bi-partisan Policy）就是民主共和兩黨反動份子合作的結晶，它是由民主黨的康納利和共和黨范登堡所設計，而過去由國務卿貝爾納斯所執行現在由馬歇爾所施行的政策。這個政策的內容是：用兩套法寶：原子彈和金圓；一個幌子：反蘇；以實現其唯一的目的：獨霸世界，馬歇爾計劃和杜魯門主義就是兩黨外交的最高發展。在對內政策上的表現是：反新政、反民主。戰後美國內政的第一個特點是大批羅斯福「新政」時代較爲開明和進步份子排出政府，大批與華爾街關係最密切的反動份子控制了現政府。華萊士、摩根韜、伊克斯被迫辭職，代之而起的是作爲「華爾街奴僕」（新共和雜誌語）的總統杜魯門和國務卿馬歇爾，華爾街狄龍・萊特銀行集團主腦和與德國納粹有極其密切關係的國防部長福萊斯特；白朗兄弟與哈里曼公司股東的商務部長哈里曼，聖路易銀行事業支柱的財政部長史奈德等等。此外不但國務院實行「肅清」工作，就是比較不關重要的其他各部的大小公務員也進行了「思想檢查」工作。其次，美國對內政策之特點是反民主。塔虎脫・哈脫萊反勞工法剝奪了工人的生存自由；爲了顧全大資本家的利益廢除物價管制，因而使美國物價普遍上漲；「非美活動委員會」在反共的口號下在國內建立了一種心理上的恐怖主義以反對每一進步事物，譬如甚至連好萊塢影









美國總統

城的電影明星腦袋，都要被打開來受檢查，此外美國對法西斯三K黨勢力的暗中支持，黑人的不斷受到暴虐與慘殺等。這些就是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一鼻孔出氣的最簡單說明。

現在，距總統的競選日（十一月二日）尚有十個多月，但是美國的政客們、黨棍們和大老闆們卻老早在活動了。他們忙於挑選候選人，忙於積極籌劃競選，忙於擬定迎合羣衆心理的政綱，忙於展開宣傳戰爭。

在正式舉行總統競選前，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都將分別舉行預選。共和黨將在今年六月二十一日在費城開會，民主黨預選的日期和地點尚未確定，不過地點總不外在舊金山、芝加哥或費城。

共和黨自在前年十一月參衆議員選舉中獲勝後，第八十屆國會就完全在它的控制下。加之在近年中民主黨執政人員的政治威信日落，共和黨頗自以爲在這次總統競選中勝算在握。華萊士的宣佈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加總統競選，主要是表示他對民主共和兩黨反動聯合的挑戰，但在共和黨則認爲這是打擊民主黨，有利共和黨的因素。

在共和黨內，競選的鬥爭很早就已開始了，其中站在最前列的，就是參議員塔虎脫和紐約州長杜威，這兩人對於總統的職位都是謀之已久，而且也勢均力敵。塔虎脫曾於一九四〇年費城大會時，敗於威爾基，又於一九四四年芝加哥大會時，敗於杜威，杜威也曾和羅斯福競選而失敗，很明顯的這兩個人都將在這一次競選時拚一下的。至於這兩個人的背景是，杜威代表紐約及東部諸州國際性的金融勢力，而塔虎脫代表孤立思想的保守的大企業家。

另外一對不可忽略的候選人，是參議員范登堡和當選參議員而未就職的布力克。對於總統這個寶座，范登堡已盼望多年，不過他總是遮遮掩掩，直到現在還沒有爲共和黨候選人的積極表示，他正在爲了獲得這一最後競選總統的機會加強自己的實力。據一般推測，范登堡的機會，要看杜威和塔虎脫競選的結果如何，假如杜塔兩人競得難解難分，范登堡或將獲得分別擁護杜威和塔虎脫僵持不決的兩派的共同支持，而成爲冷門的當選者。至於布力克，很可能是西部中間省份反動大亨們支持的對象。

此外，在共和黨中還有號稱「自由主義」者的史塔森和軍人偶像的麥克阿瑟，史塔森的希望不多，他這次參加競選，「不過爲獲取若干經驗，並傳揚其聲名，以爲一九五二年總統選舉競選準備。」（路透電）至於麥克阿瑟，由於二年多來執行管制日本的工作，替美國的大資本家做了很「理想」的開路工作，也許頗能得到軍人及一部份反動資本家的支持，不過就他在美國人民中的威信說來，也終屬有限，因此如果和杜威及塔虎脫相比，麥克阿瑟不過是一個二等的角色。

在民主黨的候競人中，杜魯門固然是聲望日落，但將仍是民主黨可能的候選人。這是有理由的：第一，美國總統競選的習慣，前任必爲後任的候選人，「這是一個不可磨滅的習慣，在美國的歷史上，除了兩次曾被打破外，沒有一次不是按着這條軌道進行的」；（巴爾鐵摩太陽報記者台維遜語）第二，不推選杜魯門爲總統卽等於承認過去民主黨政策的錯誤和失敗，這將給共和黨以最大的攻擊口實，顯然，民主黨是不會這樣做的。由此可以看到，杜魯門的參加總統競選大概是沒有多大問題的。

民主黨第二個可能的候選人是現任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文森，他在法學上造詣極深，著有「聯邦檢察官制度」一書，在一九三九年出版，頗爲風行，同時他在大法官任內也頗有成績。

馬歇爾是民主黨第三個可能的候選人。此外如農業部長安德遜、商業部長哈里曼、國防部長福萊斯脫等均有可能，不過民主黨的陣容如果和共和黨比較起來，那的確遜色得多了，也許共和黨的希望會成爲不久以後的現實。

三

共和黨與民主黨的競選不過是驢和象的競爭。驢掌握了美國政權，或象掌握了美國政權都無本質上的差異，因爲驪驢者和提象者反正是同一羣人——華爾街的獨佔資本家。誰都知道，今天實際支配美國的乃是摩根、卡洛勃、洛克斐勒、梅隆、杜邦、克里夫蘭辛迪卡、波士頓辛迪卡、和芝加哥辛迪卡等八大家族，這八大家族財產的總和，據估計（一九四六）佔美國國民財富總和的百分之六十。他們控制了全國兩百多家大公司中的一百零六家，他們又不是互相孤立的，却以互爲董事和股東而結合在一起，更以全國製造商協會和美國商會這兩個最高組織而連繫起來。作爲競選宣傳工具的報紙和通信社都掌握在他們的手裏。

不過，在今天新的形勢之下，美國的競選運動也確乎表現了新的特點：

第一、在資本主義日趨沒落，社會主義和新民主主義蒸蒸日上的今天，華爾街獨佔集團最主要的考慮，是在如何加強它的統治，加緊推行它的擴展政策，以挽救其沒落命運的問題，在這一主要考慮之下，民主黨或共和黨的選擇只是次要的問題。他們今天所最關切的是如何安排一個更能適合於壟斷和奴役世界的政權。所以，誠如華萊士所說：「杜魯門與共和黨之間並無眞正的競





無論共和黨或民主黨，都不能代表美國人民的福利！
兩黨所最關切的，乃是獨佔資本家的利潤。

我為什麼競選總統

華萊士作・趙子驊摘譯

我相信目前宣佈我作為獨立總統候選人的時機已經來到。我對於世界的民主抱有無限希望。我深信這種希望必能在我們這一代實現，不僅是為美國的人民，並且為全人類。但這種希望卻受到目前種種趨勢的威脅。

我覺得無限的憂慮，因為這個世界上最富強、最美麗的國家，已完全被恐懼的氣氛包圍着。我們的四周好像被黑暗籠罩着。我們恐懼戰爭。我們面臨經濟恐慌。我們所等待着的，祇是聯合國的毀滅，和一個世界分割為兩個世界。一般的看法是：「讓我們等着看！」我的回答是：我們不能再等了；美國人民的福利要求我們現在立即行動。

我們的工人恐懼就業現狀的不穩定。物價高漲使他們的實質工資減低，使他們的生活水準降落。他們感覺到肩上加上新的負担。我們的母親們和在校的孩子們都恐懼正在實施中的強迫軍訓，因為有一天這將驅使數百萬的生命，毫無目的地去充砲灰。我們的商人恐懼市場的不穩定。數千數萬的私營生產者，也開始恐懼到有一天會被獨佔企業所併吞。我們的農夫們恐懼他們的繁榮卽將中止。數百千萬的美國人民，他們明知目前的政策是危險的，本質上破壞的，可是他們懼不敢說。因為他們覺察到假如過於直率敢言，他們的職業和社會上的地位將有喪失的危險。目前的潮流威脅他說話，凡是進步思想就是「共產思想」。

我們這一代的人已經親臨到兩次世界大戰和五六次的經濟恐慌。但是沒有任何歷史上的理由可以證明人類的總災難是不可避免的。我相信祇要人類還有人性和知識，總還可以避免恐慌和戰爭。相信戰爭和恐慌不可避免的人，他們根本就不要民主。相信人類生命沒有個人安全保障的人，他們的本性就極殘酷。我喜歡保持美國歷史的傳統，我們都有發表意志和言論的自由。現在就是唯一的機會，讓美國人民從威脅中解放出來，自由的表達他們自己的意見。

兩黨集團

我們今日生活在一黨統治之下。兩黨之間的瑣事爭論，戰略上和時機上的意見不一致，以及誘致自由份子的種種巧語姿態，都不能抹煞這一個基本的事實。民主政治的傳統精神就在每一個國民都有表達他自由選擇的意志。可是，今天關於對全美國人民有深切影響的外交和國內的基本問題，我們的自由選擇的機會却被剝奪了。在戰時羅斯福總統時代，政黨政治還是存在着。現在勝利後第三個年頭，兩黨集團在緊急危機的名義下實施統治。一黨專政在平時，的確是民主政治的一個威脅。

事實上的確是有一個危機存在着。全世界受到戰禍的國家都需要美國的援助。但是兩黨集團並不是為應付這種危機而產生的。他們的外交政策是築在仇恨與恐懼上面。他們反對制裁法西斯國家，他們結束了聯總，他們倡導了杜魯門主義來攻擊聯合國，他們再用馬歇爾計劃替代了聯合國。聯合政府不能算壞，祇要它能代表人民。但是兩黨集團並不是廣義的聯合。它所代表的祇是一些極少數權威的利益。他們違反了我們歷史和傳統，勾結了沒有美國思想的反動者和獨裁者來與人民結合。

祇有美國人民起來反對這種兩黨集團和它所掀起的神經戰，我們在國內外才有眞正的進展。今天好幾百萬個美國人都知道這些。此外很多人在事實表彰以後也必能了解的。我所以決定這一個獨立行動的原因，也就是要給他們有自由抉擇的民主的權利。

我們的世界政策

當我還是副總統的時候，以及一九四七年五月我從歐洲回國以後，我就主張發動廣汎的計劃來援助美國之外的世界。我不是也從來不是一個孤立主義者。我在沒有馬歇爾計劃之前就主張有一個「馬歇爾計劃」，但是這個計劃的目的，是在世界的統一，而不是分裂。

我當時就認為：這種援助必須是國際性的，同時必須符合生產目的。我們援助他們的，應該是卡車，不是坦克車；是鋤耙而不是機關槍。這種國際性的全般計劃

爭。」第二、在今年的競選中，將從來未有地出現了華萊士所領導的第三黨，這將與民主共和兩黨形成了有力的對抗。固然，今天我們還不能說這形成中的第三黨一定會擊敗共和黨與民主黨，但它的出現，意義是極其重大的。一方面，它表示了美國資本主義的危機已發展到了這樣的地步，以致不能容忍華萊士這樣的比較開明進步的一派，而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資產階級內部的分裂；另一方面，這一運動，必將喚起美國愛好和平的大多數人民的共鳴，而予共和黨與民主黨聯合的戰爭政策以有力的阻礙。

四

華萊士所領導的第三黨運動已在積極擴展中，最近，他已辭去了新共和周刊主編的職務，而以獨立身份參加競選運動。這一運動，目前已獲得美國勞工人民和中小資產階級的擁護。他們認為在今天，華萊士反對獨佔資本、反對兩黨戰爭政策的號召，正是爭取美國和平民主重要的步驟。

戰後美國的第三黨運動，是經過相當時期醞釀的。最初，因為若干人士對民主黨多少還拖着幻想，認為它也許會重復回到羅斯福的「新政」路線，故不主張另組新黨，免為共和黨造機會。但一年來美國內外政策的現實卻使這一幻想破滅了。民主黨在趨向內外反動政策的路上，它的「成績」並不亞於共和黨。

今天，組織第三黨的時機已經成熟了，這從美國人民最近的反應中是可以看到的。不但美國產業工人大會所屬的許多工會，都一致支持第三黨的運動，就是在農民、學生和其他進步團體中間也表示着熱烈的擁護。美國記者卡芝昂（Peter Cacchione）去年八月廿七日寫道：

「選舉法上規定組織新黨必須要三十萬人簽名，當我聽到華萊士將領導組織第三黨時，這眞使我深深地喫了一驚。起初我認為這個新黨要通過這個難關幾乎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後來，當我走遍了美國，與無數工人、農民和勞工領袖談話後，我看到他們對組織第三黨那種熱情和信心，我纔得到結論：這件事不僅能夠做而且也必能成功的。」

今天第三黨運動的基本羣衆不僅有產業職工大會和美國勞工聯合會大部份工人、受到民主共和兩黨反動推取的中小農民以及力量不可忽視的知識份子和部份商人

應該通過科學的專家們來達到全世界增加生產的目的。

幾個現在支持政府實施危險援歐計劃的反動份子，曾對於我所建議的計劃加上「國際投機」的稱號。現在他們需要政治的彈性和片面的行動。他們對於干預他國的政治感到很大興趣。現在他們的計劃也可加上同樣的「國際投機」名稱，但兩者之間的目的則大不相同了。

他們過去在國內從不關心衞生、教育和社會安全的，如今竟然大談其援助歐洲人民了，這眞是件不可思議的事。其實他們對於歐洲人民的幸福，未必見得就比對美國人民的幸福來得更爲關切。他們的援助未必見得眞正最後的爲了歐洲的人民。他們的計劃長此下去，我們將成爲世界上最被仇恨的一個國家。假如：我向一個銀行老闆借了錢，而他則指定一個他所支持的總統候選人，命令我違反我自己的意志去投他的票，我一定會變得非常憤怒。美國今天是世界的銀行老闆，它利用了國會通過的援歐計劃，正在敎它的債務人應該如何投票。

我們希望美國能爲和平的緣故，把世界各國聯合起來。聯合國憲章是我們的引導。爲要尋找復興世界的途徑，我們並不認爲蘇聯是無可指摘的。但也並不把凡是可以指摘的事，都往蘇聯頭上推。假如我們對任何事情都無情的抨擊蘇聯，則蘇聯對於我們的不合美國原則和希望的政策，也必同樣的不會諒解的。

美國人民極願意去援助國外的人民，這是毫無疑義的事。但是今天的援助他國的計劃卻並不反映它的民主作風。除非我們現在在國內就配合了周密的計劃和管制，以後的援助必將遭遇很多漸增的反感。援外與龐大國防計劃所引起的物價高漲，將要使主婦們和薪金工作者對於天下一家的觀念逐漸消失。

以美元來支撑希臘反動份子的政策，雖經杜魯門的倡導，華爾街的統制，軍事當局的支持和愛好和平國民的支付，結果依舊失敗了。我們第一次美國人民救濟他們的借款，大部份卻用在消滅幾千個遊擊隊的武器上面。今天希臘遊擊隊的力量，要比以前強得多。每逢美國製的子彈打死了一個遊擊隊士兵，國務部支持的又恐怖又腐敗的希臘政府便同時製造了另外十個遊擊隊員。別國人民的愛好美國的心情是旺盛的，但不是無限制的。所以我說，美國在一世紀以上以及最近在羅斯福領導下所獲得的別國人民之間的愛好和道義上的領導權，現在卻被「一黨聯合」的政府耗費殆盡了。

歐洲復興計劃的目的假使在與蘇聯和共產主義作戰的話，結果將使美國的資源用在無底的消耗上面。法國和義大利的共產黨員，他們雖在戰後參加過國內選舉的投票，但因爲遭遇到受美元控制的政府的壓力，將不顧人類理性，以極端的行動來打擊美國的援助計劃。

假如這些執行美國外交政策的政府，愈是拿了美國的援助去加重他們的壓力，結果連社會民主黨和其他黨派的人士，也要轉過頭來對抗我們。最後，炸彈的戰爭又將來到，這時候，許多穿了北極制服的士兵，將倒臥在蘇聯的雪堆下面。

獨立行動

我再說，我們的援外計劃，決不能摻入任何政治性的干預，而是通過聯合國機構的國際管制。但在目前兩黨集團的領導下，我們不能希望過去蔑視聯合國的政府來採取這項原則。我再說，我們的援外計劃，必須先在國內配合周密的計劃和管制。國內假如不能控制通貨膨脹的話，國內的孤立主義者可能趁機抬頭，將使天下一家的理想全部毀滅。

這些都是目前的趨勢。惟其是這種趨勢是走上災禍的道路，我們更不能再事等待。在這兩年之中，事實上我們無時不在警告兩大政黨，對於防止通貨膨脹應該有緊急的辦法。在這一年之中，我們看不出這兩大政黨有任何決心，在新的精神下爲世界和平和理解而努力。兩黨集團的領袖們都在加速度的執行他們分化世界的基本政策。過去我們爲了自身的利益，而向美國人民呼籲過以一切手段來防止通貨膨脹和國際分裂。現在我們知道這種呼籲已經失去效力，特別是對被自私利害關係控制着的兩大政黨。所以唯一能使他們覺醒的，祇有人民意見的壓力，今天這種壓力，必須成爲一種有組織的並且是主動性的壓力；在進步的政治機構之下把它組織起來，在一切進步的計劃中獲取它的主動性。

獨佔資本

要克服上述種種日益瀰漫滋長中的恐懼，我們首先需要脫離獨佔資本家對於我們國民生活的掌握。

目前領導這個國家的，並不屬於人民，而是一些擁有巨大財富的人。這是最基本的事實。構成目前政府的基礎，並不是一般人民的福利，而是幾個工業和財政的巨頭的特殊權益。這幾個巨頭控制了兩大政黨。我曾經坐過胡佛和瓊斯（Jesse Jones）的商務部長的椅位，對於幾個主要巨頭的組織，有過深切的理解。

不論共和黨或民主黨，都不能代表美國人民的福利有所行動，因爲兩黨所最關切的，乃是獨佔資本家的利潤。爲了這個原因，所以美國的工人每週平均工資四十九元，祇抵上一九三九年的二十九元五角。也爲了這個原因，所以大企業家的累積利潤，今年到達一百七十五億元，但在一九三九年他們祇有五十億元。同時也爲了這個原因，所以兩個政黨都不顧人民的利害，不願意有眞正的物價統制。因爲高物價等於高利潤，而高利潤的獲取也卽是兩個政黨的主要目標。

目前這種高物價與高利潤，都是按着計劃進行的。管制這種計劃的人，就是反對和平與繁榮的民主計劃最



華萊士演說姿勢

，此外以團體力量做骨幹的有加州獨立進步黨（Independent Progressive Party of California）美國進步公民協會（The Progressive Citizens of America）美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The National Citizens' Political Action Commitee）和美國共產黨等。去年春天，美國加洛浦民意測驗所曾有過一次測驗，問題是「如果華萊士、貝柏、產業職工大會及其他勞工組織，組成了第三黨，你們將投票擁護該黨嗎？」其中百分之十的投票人予以肯定的回答，百分之七十八是否定的，其他百分之十二是無意見的。百分之十如以一九四四年計算其數目將近五百萬人，而當時新黨還沒有展開它實際的工作，當時杜魯門主義或馬歇爾計畫還沒有露骨的表現呢。

今天，第三黨在美國還只是初期的階段，在這次選舉中可能還不會佔據一個決定性的比重，但這是一個人民覺醒的信號，人民的覺醒必然是會匯成「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的。

一月十二日

力的人。他們的譴責、侮辱、與謾罵，可以從上昇中的溫度表上看得出來，這種趨勢不會中止，直等到美國人民重新起來支配他們自己的命運。

獨佔資本的統制並不自今日始，每一時代的美國人都經歷了長期的鬥爭，但是它發展到今天這種地步，已足夠以災難來威脅全世界的男女老幼了。

在戰時以及在戰後，這種私人權力的集中趨勢，正在空前加速度的進行中。我們可以說：世界歷史中從來未曾有過如此少數的集團，他們犧牲多數人的利益而擁有如此多的財富。但如今兩大政黨的主人，就是這個「犧牲多數人的利益而擁有龐大財富」的少數集團。他們取消了物價管制，支持兩黨的外交政策，通過塔虎脫·赫特萊勞工法案，贊成重建德國。目前政府在表面上好像還有脆弱的反對，但實際他們根本沒有這個決心和權力，來和巨大的金融集團鬥爭。

第三黨

羅斯福總統可說是美國歷史上罕見的偉大政治家。他把民主黨帶到傑斐遜、傑克生、和威爾遜的時代。他說服了南方的反動份子，導誘了城市的資本家，調和了不同區域的、宗教的和種族間的利害關係，然後再來要求人民去支持他的進步的計劃。羅斯福一死，以前反對他的人馬上重整旗鼓。他們在極短的時期內摧毀了羅斯福的精神，可是在表面上仍裝着擁護他的原則和計劃。

民主黨現在的作風正與共和黨相同，他們對於破壞憲法和人權宣言的事保持靜默。事實上一個美國人的基本權利受到侵犯，就等於所有美國人的自由得不列保障。但兩個政黨對於這種事卻漠不關心。

我這次的幫助人民表達自由意志的決心，是我年來政治活動中幾個月縝密考慮的結果。對於目前的政府，我曾經有一個很長的時期試圖保持忍耐和樂觀的態度。我曾經希望有一個光明的國際遠景使協議能夠成功。我希望過今年人民公衆的意志能領導政府走向進步的道路，我現在依舊認爲我過去忍耐等待的態度是對的。現在我要作我最後的決定，它的最大動機是在給美國人民有一個機會，可以向和平與安全投票。有幾個主要州的選舉法，已不容許獨立總統候選人再事拖延下去。

選舉年的宣傳

我相信進步份子必須控制政治機構，至少在選舉年的宣傳上，他們的原則會戰勝兩個政黨。民主黨今年的宣傳雖比共和黨要難得多，可是他們的行動，根本與共和黨就沒有任何區別。

兩年之前，杜魯門總統在致國會咨文中，發表他偉大的新政計劃。但當時民主黨所控制的國會，並沒有把這計劃制成法律。我可以保證杜魯門在這選舉年所提出的計劃，也必遭到同樣的命運。假如有任何部份被國會制成法律的話，這是因爲有組織的獨立的進步份子的投票，會影響他們的緣故。

同樣一個新政計劃，羅斯福就和杜魯門大不相同。羅斯福的計劃有廣大的人民去支持的，可是杜魯門的計劃，連他自己都沒有信心，更不要說有奮鬥的決心了，現在羅斯福已經過去了。唯一能替代他的，就是一個由眞實的、堅定的進步份子所構成的政治機構。

當我一九四六年辭職，發動進步民主黨員的運動時，我對他們保有幾分持續的希望。今天他們的地位非常重要。民主黨內有很多優秀的進步分子—其中包括國會議員和幾百個州政府的地方官吏。我認爲唯一使他們再度連任的方法，便是發動一個堅強的運動來加強支援。這個運動是建築在有原則的政策上面，而不在玩弄政治的政略上。這一個運動將得到幾百萬以上的選民的支持，因爲他們在沒有一個總統能夠抉擇的時候，他們寧可放棄選舉。

一九四六年競選議員的時候可以看出一個極顯明的傾向，當時一般選民都不滿兩個政黨，認爲都是「大錯」和「小錯」的政黨；但要在其中抉擇一個的時候，他們就選舉後者。「產大」工會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就採取了這個政策。他們用金錢和勞工的力量來支持其中「小錯」的一黨，結果一大部份當選的「小錯」議員，竟投票通過了塔虎脫·赫特萊勞工法案。

共產黨的問題

有很多朋友最初支持我的決定的，後來又猶豫起來，因爲他們認爲我的許多主張也卽是共產黨所主張的。但我不能從堅定的立場上退卻下來，因爲你要從與你意見不同的人中間來贏得他們的支持。好幾次有人告訴我，勸我不要再主張廢止投票稅，因爲共產黨也主張廢止的。但我沒有退卻。這點當然沒有爭論的必要。

去年我曾主張應該有一個與蘇聯共趨諒解的外交政策。人家同我說這很危險，因爲共產黨也主張那樣。當時可以選擇的祇有兩條路：支持目前好戰的兩黨政策，或者退爲一個孤立主義者。假如因爲人家說你共產黨，你就因此放棄和平和理解蘇聯的主張，正是太危險不過的事。假如我們要去建立一個重要的進步運動，祇要我們有人領導，祇要我們有鬥爭的目標，就可以了。

凡相信和平比戰爭更重要的人民，我歡迎你們的支持。我要爲計劃和平，發動所有的手段。我要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這裏有另外一個美國，並不統轄政治和壟斷經濟的。我要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美國的工人、農人、小商人、和從業員們，都是他們的弟兄，而不是他們未來的主人。我要起來廢止普遍軍訓的計劃，因爲它足使美國走上軍事法西斯的道路。

一般對於我們爲世界爲美國的和平、安全、和幸福鬥爭的，稱之爲「蘇聯工具」和「共產黨」的人，他們正繼承了希特勒的武器。這證明他們不要和平解決的辦法，寧願與蘇聯訴之一戰。是的，我們的鬥爭是爲了贏得蘇聯的和平；但我們的鬥爭抱有充分的信心，因爲我們能夠完成我們的有系統的工作。我們的目的不是爲蘇聯，也不是爲共產主義，乃是爲了和平，爲了把眞正的美國人的精神帶回到美國來。

我們的未來

有人認爲獨立候選人將爲經濟困難的緣故，必致失敗。因爲支持這一個運動，需要幾百千萬元的費用。我確實知道，兩大政黨都由財閥的集團在撐腰；我也清楚認識，財閥統制的輿論是在反對我，但是我對於民主仍抱有無限的信心。我堅信人民的運動能在一九四八年，得到它應有的代價。

假如一個政治運動的財源祇屬於幾個「巨頭」的話，美國就變成一個國家像蘇聯所說的一樣。我不同意這個看法。我相信人民能夠完成民主制度的工作。我知道我們將從主婦們、速記員、從業員、工人們和侍役們以及另外以金錢買不到的贊同我們的人民地方，獲得數百千萬元金錢上的支持和道義上的同情。

我們需要金錢，我們必能獲得。我們並不需要華爾街好戰者的支持，因爲我們的主張是建築在基本的原則上面，而不在利害關係上。我們期待並容忍侮辱的來臨，我們回憶傑斐遜、傑克生、林肯和他們的跟從者也都曾經飽受侮辱。我們不能讓下議院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和其他被御用的「諷刺藝術家」來擾亂妨害我們的工作。我們要保持遠見的態度，保持堅定的信心，到本年十一月大選的時候，美國人民必將起來重作主人。到這個時候，世界各國纔知道美國這種堅強的態度，完全是爲了全世界的和平和安全。

（原載一月五日新共和，譯於美國奧斯汀）

我相信進步份子必須控制政治機構，至少在選舉年的宣傳上，他們的原則會戰勝兩個政黨。民主黨今年的宣傳雖比共和黨要難得多，可是他們的行動，根本與共

時可以選擇的祇有兩條路：支持目前好戰的兩黨政策，或者退爲一個孤立主義者。假如因爲人家說你共產黨，你就因此放棄和平和理解蘇聯的主張，正是太危險不過

到這個時候，世界各國幾知道美國這種堅強的態度，完全是爲了全世界的和平和安全。（原載一月五日新共和，譯於美國奧斯汀）

本刊特約倫敦通訊

法國的危機

琪昂



延續了三星期的法國工潮算是過去了，但牠的意義仍然是值得重視的。法國工人爲了反飢餓而實行的英勇戰鬥，雖在軍隊、警察、刺刀和催淚彈的壓迫下，在戴高樂派和右翼社會黨人努力企圖分裂職工會的卑劣的陰謀中，卻始終不屈不撓，表現了無比的堅毅。最後，工潮是在政府和職工會雙方妥協的方式下結束了。法國工人的要求雖不會全部實現，但我們不能忘記，在二十一天的罷工期間，公共交通工具和水電供應幾全部停頓，廚房無法生火，電爐也不再發熱，法國工人實在不忍見千萬同胞，繼續在飢寒交迫的窘境裏。因此，巴黎晚報說是寒冷的天氣，特別是工人們偉大的人道主義，幫助了工潮的解決，似乎並不算誇張，也正由於此。工潮的解決祇能說是暫時的，假如物價繼續上漲，法國政府繼續走向反人民的道路，那麼，在不久的將來，更嚴重的工潮的爆發，幾乎是無法避免的。

法國政府對於此次工潮，眞是極盡汚蔑之能事。在國民議會中，社會黨的議員甚至一口咬定多列士是受莫斯科指揮的。但畢竟事實最爲雄辯，法國的物價指數已到了一三三六倍，而工資指數卻只五六一倍。工資遠落於物價之後，工人連最低限度的生活也無法維持，不是向政府抗爭，就是餓死。這就是工潮的最根本的原因。同時，這更說明了法國資本主義的危機和法國政府追隨美國的外交政策的破產。

工潮緣何而起？

法國的工業，經過戰火的洗刷，以及納粹德國佔領期間的掠奪，眞是遍體鱗傷，但自法國解放之後，由於法國工人的高度工作熱忱和愛國心，今年法國的工業生產已經達到一九三八年的百分之九十五，法國工業可說已走上復興的道路。農業方面，情況恰巧相反，小麥的生產，在一九三九年是三、六五〇、〇〇〇噸，今年的收成卻只有一、七五〇、〇〇〇噸，因此，法國人民每天麵包的配給，只有兩百格蘭姆，而且品質不一，大部份都摻了雜糧。同時，法國今年需要入口的糧食爲一、八〇〇、〇〇〇噸，而實際入口只有八二〇、〇〇〇噸。

法國糧食危機的形成，一半由於今秋的歉收，但除了自然的因素之外，還有兩個值得注意的人爲的因素，使危機更深刻化。首先，由於法政府對糧食實行賤價政策，農民無利可圖，甚至連成本也難保，因而怠於耕種，有許多麥田只種雜糧，並且連雜糧也不肯賣給政府，農民寧可用雜糧喂豬，這樣多少還能有點利潤。爲什麼法國政府要實行賤價的糧食政策呢？老實說，法政府何嘗不懂得「穀賤傷農」的道理，只是在華爾街的壓力下，不得不如此。這也是依賴美國的悲哀。華爾街的老闆爲了使法國成爲他的糧食市場，硬不許法政府提高糧價，其結局，法國農業生產必然繼續萎縮，最後只有全部投靠美國了。

其次，是黑市的猖獗。解放後的法國政府，對於日益膨脹的黑市，始終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不會有過任何有效的行動去制止黑市。共產黨議員在國民議會中，所有消滅黑市和徵收過分利得的提案，首先遭受戴高樂的反對，繼而又被社會黨和天主教人民共和黨政府拖延，一直沒有實現。因而，黑市的聲勢便日益壯大，事實上已經代替了明市，政府限價形同虛設，牛奶和奶油照官價是買不到的，而一磅奶油在黑市竟高至一千餘法郎（約當美金四元），一般人自然無法享受這樣高價的奶油了。美國貨充斥法國市場，一方面廣大的人民掙扎在飢餓線上，一方面少數權貴過着比戰前更爲安逸的生活。

在今天的法國，任何商品，只要受了黑市商人的垂青，身價立即步步上揚，最奇怪的是國營事業領導漲價。在最近幾個月裏，電氣漲價百分之四十五，鐵路交通費漲百分之二十五，煤價漲了三分之一。法國工人的生產量已

二倍於一九四五年，而他們的購買力卻比當時減低了百分之卅一，而且物價的漲風未止，一般物資平均每月漲價百分之五至十，一般人民的生活自然日趨窮困了。

社會黨・休曼・戴高樂

本年十一月，休曼代拉瑪第的地位而組閣，這是法國政府更向右轉的象徵。休曼本人是天主教人民共和黨的右翼，他手下的重要閣員，如財政部長梅耶（Rene Mayer），係戴高樂將軍的至友，他主張自由貿易，凍結工資，和法郎貶值，這是使法國中產以下的人民全體破產的政策。其次如內政部長莫哈（Jules Moch），就是曾經指揮軍警鎮壓工人的那位英雄，在工潮結束時，他曾大誇海口說：「現在我才是全局的主人！」

休曼的上台是由於議會中戴高樂派的支持，自然，休曼政府的任何作爲都不會違背戴高樂的意志。也難怪連保守的泰晤士報都坦白指出：休曼內閣只是一個過渡的內閣，牠的任務是在替戴高樂的再度掌握政權舖路。法國社會黨自命爲法國政治上的第三種力量，從事於反共產主義和反戴高樂主義的兩條線的鬥爭，但事實上反戴高樂只是幌子，反共才是實際，因而法國的社會黨只是在作一條線的鬥爭。無論他們把對工人階級的忠誠說得如何天花漈亂，可是法國工人都記得很清楚：在國民議會裏，社會黨議員支持政府的反罷工法案；在內閣中，社會黨的部長指揮軍警，鎮壓工人，在職工會中，也是社會黨人在努力從事分化職工運動的工作，他們熱烈歡迎馬歇爾計劃，主張倚賴美國，所有這些行動和主張，正代表了戴高樂的意志。

戴高樂自己也明白他「東山再起」的時機尚未成熟，所以他並不打算立即攫取政權。卻只在等待着這樣的機會，這就是說，當法國經濟整個崩潰，非完全倚賴美國不可的時候。如所週知，在罷工期間，拆毀鐵路，使火車出軌的，正是戴高樂派的傑作，其目的在打擊法國共黨在羣衆中的威信。

美元與法國前途

一九四六年五月廿八日，美國對法的十三億七千萬美元貸款正式在華盛頓簽字，而同時期裏，物價上漲了二分之一以上，工人的購買力大爲削減，同時，由於美國汽車和影片在法國市場傾銷（這是貸款條件之一）的結果，法國本身的汽車工業和製片工業都受了致命的打擊，今天已有全部關門之勢。此外由於美國物價上漲和法國黑市的猖獗，十三億七千萬美元貸款對於法國經濟問題不但不會解決，反而更加深了經濟危機，因此，不能不使人懷疑杜魯門的緊急援助以及馬歇爾計劃會對法國有任何幫助。美國援法的條件今天已非常明顯：要法國放棄重要工業的國有計劃，法國政府必須永遠排拒共產黨人參加，一句話，要法國回到已經腐朽了的資本主義的老路，作爲美國擴張主義在西歐的跳板。

在美元和法國反動政客內外夾攻下，法國的危機是深重的。法國人民今天正面臨着重大的抉擇：是爲擺脫美元的統治，爭取祖國的獨立而鬥爭，或是向美國投降，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作美國的附庸？在這一個重大的抉擇上，法國政治上傳統的所謂左右之分，已經毫無意義，單就全心全力支持馬歇爾計劃一點而論，法國社會黨的領袖們已經不能不被列入極端右傾的陣營裏去了。

法國在歐洲大陸上是一個決定性的國家，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奠定了歐洲乃至全世界民主主義的基礎，今後法國的進步或反動仍將決定歐洲的命運，不可否認地，一個獨立民主的法國將是西歐阻礙美國獨佔資本侵入的一大屏障，將爲歐洲和平的安定力量，法國人民有着光榮的傳統，今天，法國更有了一個空前強大的人民的政黨，我們相信法國人民爭取獨立進步和民主的鬥爭必然勝利，雖然道路是崎嶇的，前途也許會有更大的風暴，但歷史總是要越過風暴前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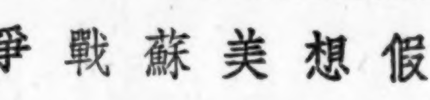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七年，聖誕後一日寄自倫敦）



人鬼之交……抑鬼人之交？

同時，由於美國汽車和影片在法國市場傾銷（這是貸欵條件之一）的結果，法國本身的汽車工業和製片工業都受了致命的打擊，今天已有全部關門之勢

（一九四七年，聖誕後一日寄自倫敦）



假想美蘇戰爭

世界在火焰中（四續）

美 Piller 與 Engel 合著
葉夢殊 譯



第四章　每個人的戰爭

在整個夏季，我們繼續着用原子彈轟擊蘇聯的城市。但是，這些轟炸，在力量和強度上，都不能和最初的巨大轟擊相並比了。初期的攻擊已經把我們在戰前儲積的大部分原子彈用去了。現在我們只能依靠當前的生產了。

當我們的情報指示着我們正在摧毀和夷平蘇聯的許多城市的時候，有一點已經很顯然，就是目前的攻擊和最初的襲擊一樣，不能給我們帶來迅速的勝利了。還有，在高加索山中和羅馬尼亞方面的遠征軍，也還是被膠住着。那證明了我們無法造成一個壓倒的優勢。一個更猛烈的和更決定性的打擊，是必需的了。

就在這時候，據總參謀部的巴爾特遜少將後來告訴我，我們和我們的盟邦英國作着一個人類戰爭史上最重大的決定：爲了給予敵人以決定性的打擊，把毒物撒播在「蘇聯的麵包籃」——烏克蘭——的穀物上。

盟軍的總參謀部本來想避免這一着。但是，除此以外很少別的辦法了。軍事上的必需迫使我們把生物學的武器用在戰爭中，這是十六世紀畢柴洛利用致命的天花傳染去征服因卡斯人以來的第一次。

我們所用的毒物是從化學物品中提取的。這本來是決定在一九四六年的收穫季節使用，以毀壞日本的稻米收穫的，假如當時的原子彈攻擊沒有迫使日本投降的話。它原來是準備在春耕以前撒播的。但是，我們新的殺害穀物的毒劑，可以撒佈在夏季的麥子上，甚至可以在八月中間使用，而收到同樣的效果。毒粉是用特殊裝置的中型轟炸機撒下去，結果很是順利。

雖然這樣撒毒的效果，要在幾星期後才會看出來，我們已經假定俄國人會知道我們是怎樣做的。所以，我們的國防當局猜想着蘇聯會採取怎樣的報復，同時計劃着可能的防禦。不過，他們自己覺得很安全。俄國人只有很少數的遠程轟炸機，也缺少位置近便的基地。我們也很確定知道，原子彈還是一種美國所專有的武器。

然而，爲了相當顧及美國本身的安全，華盛頓還是有些惶惶然的，他們担心着蘇聯一定會採取某種的反擊。於是，我們的雷達和巡邏機都是急忙地增加了。

果然，蘇聯發動了一個反擊。那是在十一月十六日正午前開始的。

在那一天那個鐘點，我正在芝加哥的陸軍機場。我正在登記着飛往阿拉斯加，往那裏去看一看我們的基地。就在那時候，一個新聞軍官的副官奔來告訴我，說國家廣播公司播音室要我立刻去聽電話。

那是國家廣播公司芝加哥的新聞部經理喬治·摩洛。

「聽着，艾德，華盛頓剛才的電波斷了。我想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了。儘快趕來這裏吧。」

我在不到四十分鐘的時間內趕到了播音室。摩洛正站在門口，當我走進收報室的時候。

他顯着焦慮和惑惶。「紐約的電波也斷了」，他說。他把幾張電稿丟給我，叫我站到播音器前面。「不要慌，」他叮囑着，「單報告這新聞就是了。我們不要讓別人搶先廣播這消息，但是我們也不想不必要地驚嚇着任何人。」

「我們要打斷一下這個節目」，我儘可能這樣鎮定地開始，「來報告各位：紐約和華盛頓的電波剛才斷了。我們還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等到有更多消息的時候，本台立刻會再報告給各位。請你們聽着本電台。」

正在這時候，摩洛的臉色變成灰白，遞給我兩個電訊：

「第得律的電波也在中央標準時間上午十一時五十四分鐘斷了。有線電報也已經斷了。」

「辟玆堡的電波也斷了。等我們把電波重復接通時，會立刻告訴你發生了什麼事。」

當我把電訊剛在播音器上讀完的時候，這個沒有窗子的播音室中的燈光，突然熄滅了。我在靜默的黑暗中呆站着八至十秒鐘，驚疑着。難道有敵機經過着這裏嗎？然後整幢房屋開始震盪起來，跟着有一個長長的鈍重的巨聲，正像一九四六年我在比基尼島所聽見的一樣。

那時候，我的腦海中有着許多思想在奔馳。這可是一個原子彈在攻擊着全部美國，攻擊着剛才我所報告的每一個斷了電波的城市？這是否蘇聯領袖們在四個月前向他們的民衆所保證的「可怕的報復」——當時我們不是把它斥爲打氣的宣傳嗎？

我奔出了播音室，當整幢房子還在震盪着，像一個瘧疾病者的寒顫一樣。

在我走出了播音室以後，我就得到了答覆了。雖然那是中午時分，而一片漆黑，如同午夜。芝加哥毫不錯誤地是籠罩在一個原子彈爆炸後的滾滾黑雲之下。

在播音台附近的走廊和辦公室中，我看到了難以形容的混亂。玻璃與牆灰遍地都是。寫字檯、椅子、書架、收報機、播音器等等，散亂一堆。有十幾個男女，嵌在笨重的傢俱底下。還有許多人坐在地板上，小心地轉動着，面上和手臂上劃破的地方正流着血。從一間原來作爲整流室的房間中，有煙噴射出來。

我奔向着火的地方。有三個人，包括摩洛在內，正用滅火機對準着火頭止住它。這裏並不需要我幫忙，於是我決定去幫助急救。

我跑回辦公室去，看見兩個婦女和一個男子被壓在傢俱底下

。化了好幾分鐘的猛力動作，加上兩個別的男子—他們自己也受傷着—的幫助，才把這幾個人救了出來。一個被壓着的婦人的腿已經斷了，那個男子壓斷了一條臂和幾根肋骨。

當我們把受傷者救出來的時候，在我近旁的一個人不斷地說着：

「爲什麼沒有警報？空襲警報機究竟怎麼樣了？」

正在那時候，三個防空志願隊員從這建築物的下一層跑上來了。我才停下來估量一下週遭的情況。（未完）

第三次大戰能否避免？

Max Werner作　一華譯

由於陰謀家的播弄，第三次世界大戰似乎成了一個日漸迫近的幢幢鬼影，渴望戰爭的人們獰笑了，胆怯的人們發抖了，然而本文作者告訴你：這些都不過是幻想罷了，戰爭是決不會來的。

這就是一個卓越軍事評論家的遠見，也就是本文的價值。——譯者



和平的締造之幾乎陷於停頓，實在是一個可悲的事實。可是比這個還要危險的，却是戰爭謠言之明顯地被支持和傳播。

戰爭的胡言和戰爭的歇斯的里，孕育出戰爭的氣氛。最近數月內，國際的和平景象已給從容地撕毀了。

期望着戰爭的來臨不只是罪惡，——而且是錯誤的。這樣的估計和現實的局勢不相符合。我在三十年代期間預言過戰爭的爆發，現在我敢預言和平而毫不恐懼爲事實所否認。當三十年代戰爭無可避免時，有人期望過和平。現在和平無可避免，又有人在預言戰爭了。

就在希特勒發動侵略的前夕，民主國家還是恐懼和禁止談及戰爭的。在一九三八年，我那本書「向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進」還是在法國出版的。

一九三九年在英美出版時，它已改了一個比較中立的沒有那麼可怕的名字了：「列強軍力論」。書的原名似乎暗示了一個不祥的預兆。不幸今日又有很多毫無根據的不祥的預兆在傳播了。

今日的對戰爭的期待，一部份是由於自己的渴望所致。外交的緊張不能造成戰爭。經濟的磨擦，或理想的爭執，或政治的競爭都不足以產生戰爭。要創立一個戰爭，必須有一個政治的爆發，一個爆炸，和一個戰爭機器的掀開。

正如原子彈沒有爆發器就不會爆炸一樣，戰爭的爆炸也得有一個政治的行動，一個政治的爆發器。沒有爆發器，原子彈就不過是一袋物質而已。沒有政治的爆發器，最利害的武器也不過就是機器罷了。

發動戰爭之法有二。第一種是預謀的攻擊，計劃的侵略。一八七〇、一九〇四、一九三九、一九四一各次的德日侵略就屬於這一類。第二種是滑入了戰爭而鑄成了大錯，像一九一四年就是。現在，這些發動戰爭的方法沒有一件可以重演的了。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各方面已有了深刻的變化。舊日的侵略中心—德國和日本—已給摧毀。軍事的技術已發展到一個不容許幻想的階段。全世界決定戰爭與和平的人們，都知道今日的發動戰爭所冒的險太大了。

沒有一個目標是大到犯得着冒這個險的。戰爭已不是政策的工具，而成了毀滅有組織的人類社會的工具了。

三十年代的戰爭計劃者，用幾師兵和幾千輕級飛機和坦克就可以作戰，到現在都已過時了。

我們這個時代的戰爭就是一個全部毀滅的戰爭。

相信戰爭會是輕便的、舒適的、技術上的，只是一個幻想。以爲原子戰爭就是按鈕戰爭、沒有軍隊的戰爭、沒有羣衆參加的戰爭、沒有政治的戰爭，只需用飛彈就可以立刻決定勝利的戰爭，那就是完全的謬說。

不，原子彈不過是許多新發明的一種罷了。

美國和大陸世界的國家，將不會在原子彈之前屈膝。若果戰爭會來臨，它將是各大陸的戰爭，由整個人類參加的超全體戰爭，和全球規模的內戰。

原子彈的愛好者們，並不知道他們正在以社會的完全毀滅爲遊戲，而這個社會又是他們假裝着要保衛的。

軍事評論家已調查和描寫「戰爭潛在力」，和軍事力量的機構了。現在正是我們計算一下「和平的潛在力」——這保證和平的對比力量——的時候了。

全世界的人們大部份希望和平是確定的了。這不只是說全世界的大部份人民如此，甚至有決定性的強國的大部份人民也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列強的政治計劃並沒有包括侵略在內。我們不要把貝文——貝爾納斯（譯者按：現在該是馬歇爾）——莫洛托夫和一九一四、一九三九年的那些列強外長相比。

蘇聯外交政策的整個趨勢和最高法則，就是使蘇聯遠離戰爭。那些以前預言德蘇戰爭不會發生的，現在又在預言蘇聯會和美英作戰了。蘇聯已勝了一個世界大戰，並不需要一個新的了。

蘇聯正計劃着一個復興的時代。蘇聯外交不許可任何人把國家拖進戰爭。它對它的神經和手段，有着完全的控制能力。蘇聯政策是現實主義的，特別是蘇聯的政策主持人確實知道美國能力的大小。若果必要，他們是會妥協而作讓步的。

英國工黨的勝利，已使本來是傳統地綏靖主義和國際主義的英國勞工運動，成爲和平的保護人。在世界政治上，大不列顛已居於一個重要的地位。

若果英國宣佈了和平，就沒有一個強國能夠發動戰爭。美國人民要和平。完全的和幾乎是同時的復員，反映了這種心意。

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的唯一可能就是以「自衛戰」的名義而發生的。這是侵略的戰爭，目的在利用暫時的物質上的優越來擊倒潛在的敵人。可是誰發動了這樣的一個大戰，誰在政治上就先失敗了。

然而，戰爭的危險是會增加的，若果不能忍受的緊張局面不會轉弛，在今後十年至十五年內，戰爭危險是無法消除的。世界的支持武裝和平的能力並不是空泛的。我們不要溺於希望，以爲和平自己就能夠永遠保存。龐大的軍事機構可能失去控制。在未來的嚴重的年代，可能有着很多的誘惑。

我們不能由於惰性而倚賴了和平。

未來的和平，要看今後十年至十五年內我們所成就的變化而定。

三強之合作，並不能誘爲強國的獨裁。只有英、美、蘇合作，才可以保證大陸的、社會主義和自由企業經濟的、民主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有組織的共同生存，而不必訴諸強暴和戰爭。

這就是和平的永久基礎。(譯自Reynolds News)

世界大事日表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九日）

日期	國際政治	國內政治	經濟與社會	文化及其他
廿七日	莫洛托夫在倫敦會議宣稱締結對日和約與對德和約重要相等 美報闕麥孜密克談稱美應以中國為美東方邊界 印尼前總理沙里爾談話要求中國支持獨立運動 保南簽訂友好互助合作條約	國防部九江指揮所成立 白崇禧自漢飛潯 蔣主席在平對軍政要員及各大學校長表示慰勉		羅匈簽訂文化條約
廿八日	蘇聯建議明春在華舉行四強會議討論對日和約 倫敦四強外長會議原則同意速組德國中央政府 美法外長會談商討德國問題與緊急援法事項 聯合社稱大批美式配備德兵偕法軍向越盟作戰 英法西斯領袖穆思萊宣佈組黨	北平召開軍事會議蔣主席親臨主持 國務會議通過立監委選舉展期一月案 白崇禧在九江指揮所舉行首次軍事會議	法罷工人數增至二百萬	
廿九日	外長會議蘇堅持成立中央政府英美否認設立西德政府企圖 法總理許曼向議會要求增加警察權修改罷工法 國際社會黨大會在比京開大會 聯合國大會通過猶阿分治案 聯合國二屆大會正式閉幕	蔣主席由平返京行前公告對收復區措施方針 我官方表示對日和會問題意見未變	國家行局暨省市銀行一律暫停放款	
三十日	法議會通過反罷工法	華北剿匪總部成立傅作義任總司令		聯合國文教會通過抵制好戰思想案
十二月一日	美愛因斯坦等四七科學家會議要求美改變原子外交政策 美宣佈在埃尼威托克島興築原子試驗場	漢奸殷汝耕槍決	蘇芬締商務協定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日內瓦開會
二日		國府主席手令撤消保定張垣綏署	政院會議通過在滬津穗漢四地設立金融管制處	昆明五千學生罷課抗議師生二十人被捕
三日	英商長威爾遜飛莫斯科重開英蘇商約談判 美貸日借款四千萬美金 美貸法借款六千萬元		美向遠經會提亞洲經濟復興方案	
四日	保加利亞通過新憲法 法議會下令徵集後備軍入伍應付工潮 阿拉伯人示威反對猶阿分治 美衆院開始討論美緊急援外法案		遠經會通過美菲建議亞洲糧食二年計劃 美貸義大利四百六十萬美元	義大利新聞協會號召全國新聞從業員罷工
五日	杜爾斯抵巴黎與許曼戴高樂晤談 東南亞六國代表在曼谷發起東南亞聯盟運動 法七大城市工人與警察發生激烈衝突		法政府公務員百二十萬人罷工	滬雜誌界六十餘單位集會要求配紙
六日	南斯拉夫總理鐵托訪問匈京布達佩斯 保大在東京海面法艦上會晤越督	立院激辯隨時調整郵電費案決議未便以命令變更法律	遠經會閉幕 匈牙利與瑞典簽訂貿易協定 中荷空運協定在京簽字	
七日	馬歇爾與貝文皮杜爾舉行對德問題密談 羅馬民衆五萬示威要求津貼失業勞工 阿爾巴尼亞總理霍特查訪問保京索非亞			
八日	阿拉伯七國總理在開羅商討反對巴力斯坦分治 南匈簽訂友好互助協定 中美海軍協定成立		日參院否決工礦國營法	
九日	蘇照會法政府停止貿易談判 鐵托赴羅京		法總工會與政府取得協議工潮解決 蘇匈完成經濟談判	

Monda Kulturo
Culture Mondiale
Cultura Mundana
Cultura Mondiale
World Culture
Weltkultur
Культура Света
Wereldcultuur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三期